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程建华 E-mail:158050557@qq.com
2025年8月28日 星期四

家里有个约莫两尺长一尺多高的樟木小掇箱，黑面，铜锁，两侧有铜提环——可能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。算一算，那时候应该已用了四十来年吧！乍一看，斑驳而沧桑，烙上的却是时光的印记。

那年夏天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，刚刚17岁，虽有十年寒窗苦甘来的喜悦，但随之就是路费和上学开支带给父母的忧愁。

我是整个大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生，也是程集中学第一个考取的女生，那一年全国招生28万，一纸录取通知书就意味着铁饭碗，这对一个农家来说，是天大的喜事啊！亲戚和老师们都很为我高兴，但我两手空空，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去感谢对我悉心教导的老师。晚年的父亲居然自豪地说，我读书十多年，他一次都没有去过我的学校，我的老师他一个都不认得——我至今仍然念叨着并在心里常常感恩那些对我爱护有加的老师。

当时父亲年过花甲，母亲也年近六十，还是小脚，他们在喜悦之余，日夜为我的上学行装盘算着。有几个近亲送了几斤粮票和几尺布票，最终还是没有大张旗鼓地请客，只吃了一桌饭，算是升学宴。

后来分田到户，家里只靠父亲一个人伺候三亩田地过日子，交了公粮后就所剩无几。好在那些年母亲养猪还比较顺利，每年腊月能卖一头猪，以供我来年上学的费用。家里常常几个月都不买一次猪肉，母亲生病了，父亲便提着一个网兜去沟渠里捞点小鱼小虾，母亲喝一碗鱼汤之后，病就慢慢好了。

那时农村里读书的女孩不多，我上小学时，班上还有不少女同学，一下课她们就玩踢毽子。但我一直跟女生玩不到一块，我喜欢玩跳岗，玩石子棋，与男生打仗。放学后，我常常借捡粪的时机，独自躲进河边的柳荫下，听知了唱歌，看鸟儿飞翔，偶尔自己做棋子，画棋盘，下军旗象棋……

最怕的是母亲吆喝我去挖柴火、掏猪菜。

与那些手脚麻利的女伴们一起，我即使再长三双手脚也比不过她们。因为我总是把那些活计当成游戏，一边有一下无一下地干活，一边说话玩耍，每次回家挨母亲数落是意料之中。但母亲对我总是很偏爱，唠叨归唠

叨，从来不会打骂，她只是担心我这个“痴坯”，长大了不知靠什么吃饭。

后来我顺利进了初中，又顺利考上高中，依圩而建的许家畈，这个族居的大自然村，与我上下四五岁的女娃，到高中就只剩下我一个了。村里的叔伯婶娘们都撺掇父母歇了我的书，她们的理由，正直又响亮：一个女娃，念再多的书，不还是嫁人嘛！我的命运之舟，差点就搁浅在他们的口水里。

但我自己执意要上高中。常常早起约了同村的男生，结伴挑着行李和腌菜，步行20多里路，到程集上学。

那个小掇箱，从我上高中时就一直跟着我，工作的头几年，我还是用它装衣服。

考取大学后，父亲去附近的徐桥镇买了一个灰提包，细细长长的，算是我最时髦的一件用品。薄薄的被子和棉絮，是家里用了一二十年的旧物，用麻绳打成一捆。一个小洋瓷缸子，既刷牙又是茶杯。一个大洋瓷缸子，一把勺子，是吃饭的家伙——这是我毕业后去程集中学报到时的全部家当。

住进程集中学那排中间有过道的平房里，上下打量一下，我心里一紧。房子的隔墙没有完全封顶，一间间上面是互通的，用篾垫做隔板。夜深人静，能听得见隔壁三四间远男教师的呼噜声。

那年我刚满十九岁，早在读书时就开始写诗，跟所有年轻气盛的诗人们一样，虽然啥也不懂，却心高气傲，因为那时候人家如果介绍某某是“诗人”，仿佛就高人一等。1980年代的诗人称谓，真是一顶桂冠，那含义和价值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。临毕业的时候我不想回家乡，而想去外地。可父母不同意，托大姐夫一封接一封地写信，催着我回老家。他们总说自己年纪大了——那会儿父亲六十四，母亲也过了六十。后来我不止一次琢磨过，当时大姐二姐都在附近，我其实未必非要回去。若是留在外地打拼，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？

程集中学当时在宿松县是最牛的学校，老校长刘年荣提出的“榜上有名，脚下有路”的教育方针，使得它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教育系统的先进典型，常常有外地领导和教师来参观学习，外地人听课是经常性的，甚至发

月光城 随笔

姚岚

六十元贷款

明了个专用名词随堂听课。安徽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是由省教育厅直接分配到程中，刘校长还发明了助教制，新教师第一年不上讲台，一对一跟在老教师后面听课改作业试讲，直到被认可了才开始单独上课。

跟我一起进校的另一个女教师熊银枝进校就安排教两个班英语，而学中文的我只带一个班的政治、兼做女生辅导员和校团委副书记的工作。后来我揣测，或许是因为我大学期间获得过“优秀共青团团员”称号，参加过全省第五届大学生运动会吧，校长以为我不是那种温柔型女孩，我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就去当警察。何况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高中生，很多教师都做我的嫡系老师，他们都知道我“有点皮”，有点淘气。

全校的女生辅导员并不好当，有不少复读生是我曾经的同学，有的年龄比我还大，看到她们，我们彼此都有些尴尬。每晚十点熄灯后，我还得去查房，打着手电筒，我装成老教师的模样，大声吆喝着她们不要说话，早点睡觉。

一个黑漆漆的夜里，我小跑着去女生宿舍，远远望见一个鬼头鬼脑的黑影站在窗外朝里张望，我的心一下缩得紧紧的，但想到自己是老师，是女生辅导员，便故作镇定地大声喝问：“谁？你在干什么？”渐渐看清了是一个魁梧的男人，心更慌了，转身急匆匆跑去喊主任校长过来。原来是镇上的一个花痴病人。

每个周日，我都会回乡下，有时帮父亲干点农活，有时也跟母亲抬一桶粪水去菜园。耳闻目睹，我学会了种庄稼，并喜欢上了田地、菜园、河流和山野。从农村里走出来的人，可能大多像我一样，几十年过去，依然对土地特别依恋。这或许是天性。

转眼就到腊月了。那时候有钱的人家都会在腊月初八之后开始办年货，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年货办迟了就没有了。这是我工作后第一个春节，得丰盛一点。多年来，父母一直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，省吃俭用供养我读书，现在我得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

正巧有个老师的老婆

在镇上的信用社上班，听说教师可以贷款，我二话没说，也贷了60元。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37.5元，刚参加工作，见了穿的用的，都想添置一点，不够用。这60元够我回去办年货，与父母过一个丰盛的春节，也有比较好一点的礼物走亲戚了。

父母自然高兴得很，感觉我这个女儿没有白养，终于可以像儿子一样赡养他们，并给他们长脸了。

此后二十多年，一直到父母耄耋之年去世，赡养孝敬父母，操办后事，就责无旁贷成了我的事，我从来扯不扯两个姐姐的平。他们的孩子上学读书，我也总是主动尽力。因为，在父母心里，我就是儿子；在姐姐心里，我就是她孩子的“舅舅”。

每每回想起来，对父母，我心中除了那份恒久的感激，更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愧疚。总后悔年轻时没能多陪他们走走，没能好好坐下来聊聊；也总想着，那时若不那么节省，一定能让他俩过得更好一些，活得更长久一些……

我格外感激目不识丁的父母。在那个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的乡村，他们却让我真切感受到了那份朴素而又深沉的溺爱和呵护，从没有让我觉得自己比谁差一分——所以，自卑二字，从未出现在我的人生字典里。四十多年来，我之所以敢于在人生之路上单枪匹马勇敢前行，与少小时候学校老师公正无私的扶持，以及父母毫无保留的爱护，是分不开的。是他们温暖的双手，为我的性格里刷上了正直善良雷厉风行的底色。

在后来几十年的人生之路上，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境况，我始终能让自己找到快乐的理由，并能很快让自己突围，开始新的征途——这点是现在许多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无法比拟的。正因为此，我才深深明白，父母对于孩子的重要性，并不只是在物质上的投入，最重要的是塑造孩子精神的高度，要从小养成不屈从于生活琐屑的品格。

60元贷款，那个春节后，我还了四个月。60元贷款，至今还在我的记忆里珍藏。